



大学译丛

Ernst Blo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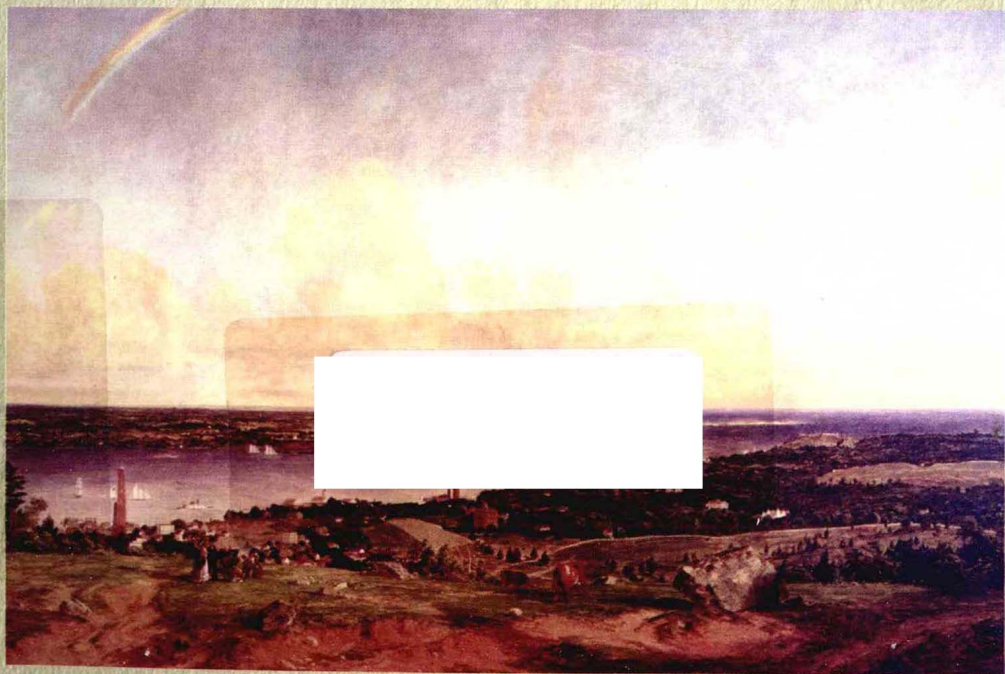
[德] 恩斯特·布洛赫 著

梦海 译

# 希望的原理

## Das Prinzip Hoffnung

—  
第一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希望的原理

第一卷

〔德〕恩斯特·布洛赫 著  
梦海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原理. 第一卷/(德)布洛赫著;梦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2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5566-0

I. ①希… II. ①布…②梦…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2396 号

## Das Prinzip Hoffnung (three volumes)

Ernst Bloch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702 号

## 希望的原理

(第一卷)

[德]恩斯特·布洛赫 著 梦海 译

责任编辑/戴虹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505,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566-0/B·333

定价:6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9025

## 中译本序

### 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梦 海

“我在。但是我并不拥有我自己，因此，我们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

——E·布洛赫：《蒂宾根哲学导论》

《圣经·新约》曰：“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sup>①</sup>爱是无可比的，信望皆不如爱。哲学家L·费尔巴哈也曾讴歌爱的不朽意义和陶冶作用。在他说来，爱是一种崇高的宗教感情：“爱就是上帝本身，爱使人成为上帝。”爱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的真正统一。不仅哲学家，文学家也常常赞美爱的力量和不朽。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就曾说道：“人靠什么生活，不是面包，不是牛奶，而是爱。”但是，也有人宁愿以“信”为本，常常把信仰、信念、信心等看作人生座右铭。例如，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把“信”当作生活的原动力：“勿怯弱沮丧，须坚毅刚勇，弗论奔向何处，上帝与汝同在。”

与此相对照，20世纪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则以“望”为本，把希望视为“更美好生活的梦”，揭示了希望

的人类学-存在论内涵,奠定了希望的形而上学,从而获得了20世纪“希望哲学家”的雅号。

## 一、“希望”概念的由来

### 1. 希腊语、拉丁语中的“希望”

“希望”(Hoffnung)一词标志着某种期待情绪。在希腊语 Ελπίδα 中,在拉丁语 spes 中,希望意味着某种愿望的实现。从心理学上看,希望是指指向未来的某种强烈的“情绪”(Emotion);从历史哲学上看,希望是指历史过程的某种终极目标;从神学上看,希望是指与人生态度息息相关的某种神学德性。由此可见,希望概念涉及各个领域,内涵不尽相同。

但是,归结起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希望不是与现实的既成事实相联系,而是与未知的未来事实相联系。在消极的意义上,希望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盲目的期望,意味着把人的期待意识一厢情愿地加以主观化、理想化,以致诱人理论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盲目乐观。然而,在积极的意义上,希望却是乌托邦的基本原理,作为想象的形而上学,希望照明未来视域、纵览全体,构成各种未来思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存在论上,由于希望关乎某种形而上学的绝对者,并赋予人们以这一体验的根据,希望便能够作为乌托邦动因激励人们立足当下,回首流逝的过去,展望即将到来的未来。

### 2. 作为哲学边缘概念的希望

然而,希望是依附于存在的,有了存在就有了希望。作为乌托邦动因的希望理念并非人类一朝一夕的奇思妙想,而是贯穿全部西方思想史的哲学主题之一。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有《理想国》,近代F·培根

---

① 参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

著有《大西岛》，T·莫尔著有《乌托邦》，T·康帕内拉著有《太阳城》等；现代哲学家也对“希望”大书特书，乐此不疲，其中，代表作G·马塞尔的《旅人》<sup>①</sup>、J·皮珀尔的《希望论》<sup>②</sup>、H·金默尔勒的《希望的未來意义》<sup>③</sup>、A·埃德迈尔的《希望的视域》<sup>④</sup>等等。然而，在众多“希望”之书中，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可谓卓而不群，一枝独秀，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包容并超出了所有现代的希望哲学。因此，一旦人们谈论希望，就免不了谈论《希望的原理》，一旦谈论希望哲学家，就免不了谈论布洛赫。

但是，在正式介入布洛赫的“哲学与希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希望概念再作些预备性的背景考察。从形式意义和内容意义上看，一方面，希望(*spes*)是“作为纯粹作用的希望”(*spes qua*)；另一方面，希望是“作为被期待目标的希望”(*spes quae*)，前者意味着指向未来现实的热情，相当于非个人的，亦即一代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先验情绪，而这种情绪具有不安宁因素，它不顾计划、诊断、评价等客观尺度，始终趋向绝对而不确定的目标；后者则指单个人对未来的无穷无尽的盼望，这种盼望仅仅与未来视域中的可能性相联系，而与现实的既成事物完全无涉。宗教、哲学或艺术皆渊源于这一未来与当下之间的张力。

从上述希望概念出发，哲学进一步追问如下三个问题：希望是不是关于存在、自然和历史的存论—形而上学范畴？第二，如果希望不是基于现实的学问，那么如何区别布洛赫哲学意义上的“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与妄想、幻觉和错误？第三，如果希望是对既定现实的超越，那么希望是否意味着盲目热情、非理性或反理性？这三个问题均可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角度作出具体的解答，而这种解答均关乎希望概念，因为希望概念本身就是哲学的边缘概念，本身含有诸如“末世论”、“拯救”、“革命”、“乌托邦”一类的因素。

① G·马塞尔：《旅人》，巴黎，1945年。

② J·皮珀尔：《希望论》，奥尔滕，1935年。

③ H·金默尔勒：《希望的未來意义》，波恩，1974年。

④ A·埃德迈尔：《希望的视域》，雷根斯堡，1968年。

### 3. 基督教中的希望概念

在《圣经》里,“希望”意味着对未来的一种乐观期待。在《圣经·旧约》里,上帝与希望是同义词。希腊哲学家们在“准备乃至关怀”意义上使用“希望”(Ελπίδα)一词,而以色列人则在耶和华神的“诚实乃至忠义”意义上使用希望一词。以色列民族的尘世事业就是服从神,听从神的旨意,走向一个牛奶和蜂蜜如同泉水涌流的国度。在此,希望意味着许诺,即可以静静入睡的“希望之乡”。但是,在广义上,希望被表述为信仰、忍耐、期待,亦即“信、望、爱”。尤其是,信仰(Glaube)与愿望一脉相承、难解难分,因为按照《圣经》信仰,愿望(希望)的必要条件始终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体验。显然,这种希望仅限于基督徒,故不具有普适性。如果有人不信耶稣基督,例如,异教徒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得救。因此,基督教的希望仅仅存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存在于创世主的永生之中。在此,希望与理性是截然对立的。

总之,《圣经》里的希望存在于在场的神与不在场的神之间的紧张对峙之中,存在于确信不疑的信仰与尚未实现的希望之间的紧张对峙之中。由于此,在《圣经》里,希望总是变幻不定,不仅回归内在要素被特殊化,甚至还被修正或取代,其结果,作为基督教的德性,希望丧失其本真的意义,历史神学也难免陷于无根基的危机之中。在此,高举基督教批判旗帜的当推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基督教神学推陈出新,衍生出了J·莫尔特曼等人的“希望神学”、“未来神学”、“政治神学”、“解放神学”等五花八门的新的神学。

### 4. 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概念

现代哲学,特别是从G·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宗教批判出发,反对基督教末世论的希望概念,拒斥幻想的、超越的

希望原则,要求把希望问题从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使其获得一种现实的认知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通向幸福的钥匙掌握在人手里。人只有通过劳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才能发现希望的本真意义和价值。归根结底,希望不是植根于某种盲目的来世信念,而是植根于现实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换言之,从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观点出发,乌托邦(希望一般)恰恰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使那种内在于当下又超出当下的希望转变为现实自身的实体。

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希望与体系本质上是互不相容的范畴,因为希望是激昂的、沸腾的不安定因素,而体系则是审视的、宁静的、稳固的原理和同一性。有鉴于此,M·霍克海默在探讨理性实现与哲学功能之间的关系时,就竭力排除了“希望”范畴。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时,T·W·阿多诺也没有接受这类希望范畴。同样,H·马尔库塞在揭示当代单向度社会的虚假幸福时,也把希望范畴搁置一旁。J·哈贝马斯也不例外,他对“希望”范畴同样兴趣索然,而仅仅致力于揭露与实践无关的幻想和思辨,进而把“理论与实践统一”看作自身哲学的惟一目标。

但是,布洛赫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把希望视为人类展望未来,纵览全体的原理和范畴。在他说来,人类是不能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就没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功,就归于灭亡。按照他的希望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恰恰表达了一种“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 begriffene Hoffnung),即辩证-唯物主义地理解了的希望,因为马克思主义让世界的未来前景掌握人类,并动员人类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去造就世界的未来前景,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提供世俗的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和要求。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希望哲学”<sup>①</sup>,而希望哲学代表着一种“想象的良知和想象的希望的形而上学”。

① E·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59年,第5页。



于是,布洛赫独辟蹊径,直抵深层,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角度重构希望因素,奠定了“希望的原理”这一世界形态的新的形而上学。在哲学的贫乏时代,正是通过希望哲学,布洛赫全面扩充了世界内容,详细说明了世界内容的象征形象和模型形态,从而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sup>①</sup>

## 二、希望哲学的历史背景和特征

### 1. 精神世界的奥德赛

那么,布洛赫希望哲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呢?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舞台风起云涌、潮来潮落,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传统哲学思潮开始退潮,代之而起的是生命哲学、存在哲学、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等新思潮。与此相呼应,这个时期哲学的主题已不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哲学的本质是什么,绝对真理是什么,神的存在是什么,而是源自现实社会的人生问题,例如生命的渴求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怎样建立一种理想社会?

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背景下,20世纪之初,德国出现了三位富于事业心(Engagement)的思想家:E·布洛赫、G·卢卡奇、W·本雅明。三人身世相似,后来都有留亡国外的经历,而且情投意合,共同致力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通过对现代人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层文化异化进行了深刻剖析,梦想建立一种人道的理想社会。这个时期,布洛赫的代表作《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既是一部表现主义著作,也是一部存在主义著作,从中折射出布洛赫本人的多幅形象: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启示宗教家、和平主义者、音乐爱好者、人权拥护者等。

从哲学渊源上看,布洛赫全部哲学思维的基础是德国唯心论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他的思想形成起了决定

---

<sup>①</sup> 参见S·马库恩:《恩斯特·布洛赫》,赖因贝克,1977年,第122页。

性作用。此外,柏拉图的厄洛斯(Eros)概念、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莱布尼茨的倾向概念、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另外,在文学方面,受到B·布莱希特、W·本雅明、A·德布林(Döblin)、F·海贝尔(Hebbel)、H·曼等人的强烈熏陶。在政治领域,跟马克思以及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再者,在音乐领域,十分推崇J·勃拉姆斯,在宗教领域,高度重视中世纪异端者托马斯·闵采尔。<sup>①</sup>

概言之,在布洛赫的哲学中,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要素、辩证法哲学要素、人类理想社会的梦以及幻想式自由文笔等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纵观布洛赫的哲学创作,旅行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康德故土难离,一生未曾离开过柯尼斯堡,那么布洛赫则一生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对于他来说,旅行不仅是地理体验,也是通向世界之路的精神的奥德修斯。1905年他于路德维希港中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世界旅行”。他先后求学于慕尼黑、维尔茨堡、柏林、海德堡等地。随后,他历经漂泊,奔波于苏黎世、维也纳、巴黎、布拉格、纽约、坎布里奇等地。

1948年他终于结束了长达10年的美国流亡生活,回到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任教。但是,东德的现状令他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发现,东德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sup>②</sup>1961年他移居西德蒂宾根,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在这所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的故地找到了最后的归宿。然而,这里同样不是他的理想之乡。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这注定了他孤独一生,到处漂泊,寻求他梦中的新故乡。

毋庸讳言,布洛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持异论者。他是两德分裂前的持异论者,美国和前苏联的持异论者,东德的持异论者,西德的持异论

<sup>①</sup> E·布洛赫:《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9年。

<sup>②</sup> 恩斯特·布洛赫在东德的遭遇,参见A·闵斯特:《恩斯特·布洛赫:一部政治传记》,柏林/维也纳,2004年,第275—301页。

者,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持异论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异论者。也许,他死之后又成了天国的持异论者。但是,应当承认,他永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持异论者,他之所以为当代精神世界所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带给人们以非和平的不安宁、不和谐,而是因为他给人们指出了第三条向度,即指向未来的希望哲学。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如下事实:第一,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他是无神论者,但他不是朴素无神论者,而是末世论启示宗教的无神论者,亦即拒斥上帝王国的犹太人;第三,他是当代哲学家,但他又是设计具体未来的现代的未来启示哲学家。

## 2. 哲学语言的创造

对于哲学家来说,风格是一种武器,而风格首先表现在哲学家自身的独特语言中。在20世纪德国哲学家中,就锤炼一套创造性的哲学语言而言,独领风骚的人除了M·海德格尔,也许当推布洛赫了。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展开了基础存在论的此在分析,创造了适于人的此在问题的一套主观思维语言,例如,“Zeitlichkeit zeitigt”,“Die Sprache spricht”等。反之,布洛赫则通过音乐,通过反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的表现主义文学,创造了一套适合于未来人的形而上学语言。所谓“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运动系20世纪初欧洲,特别是德国(1910—1924)流行的一种新文化运动,它渊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蒙克(Edvard Munch, 1863—1944)、恩索尔(James Ensor, 1860—1949)等人的艺术概念。<sup>①</sup>

---

<sup>①</sup> 恩斯特·布洛赫与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关系,参见梦海:“对新人、新世界的呼唤”,载于《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表现主义作家用“激情”创作,表现主义作品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异化现象,以感性语言直观地再现了在传统与权威之间挣扎、搏斗、呐喊的现代人的心灵世界。这个文学思潮的特点是,一方面,摆脱缺乏人性美的语言逻辑,强调更强烈、更自然地构思人的内心深处的语言表现,为此使用一种更富于人格表现力的具体词汇(如父亲、妻子、儿子、女儿等);另一方面,这个文学运动还走出象牙之塔,试图改造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由此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主义运动与同时代流行的其他现代主义思潮相比,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表现主义运动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战争、强权和剥削以及现存社会制度对个性的压抑,故有“新狂飚突进”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纷纷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布洛赫的哲学语言恰恰植根于这一表现主义文学语言之中,但其中还掺杂着辩证法语言、无神论语言、唯物论语言和弥赛亚理想主义语言等。事实上,这种动态的、未完结的多维语言与他的哲学的基本特征(反体系性、实验性、开放性、未来性、创造性等)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在他的语言表达中,到处回响着暴风雨般的怒吼声、诗一般的抑扬顿挫、半笑话和欢呼声;到处充满着对人的未来的暗示的、启示的、格言的、隐喻的象征表达;到处充溢着对未来宗教的可传达的、可讨论的、现象学的独特表达。

但是,较之海德格尔的哥特式的晦涩语言,布洛赫的语言却生动得多,振奋得多。不过,两者语言的根本差异在于,海德格尔仅仅以思辨语言表达了人的此在自身,而布洛赫则以象征语言表达了未来人的存在,并在辩证启示关系中表达了社会存在。因此,布洛赫的语言乃是社会人的内在灵魂的表现,带有强烈的弥赛亚启蒙主义要素和革命要素。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语言属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人类社会这一本质思维,因而是对现存资本主义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控告语言,是关于新家乡、新社会的自律语言。

布洛赫哲学的艰涩难懂恰恰在于其语言的自律性和复杂性：即用短小精悍的文体动中求静，静中求动，表现人类心灵深处支离破碎的绝望与悲哀，以此指明尚未到来的、美好的人类新家乡。

如果说海德格尔通过批判新康德主义而确立了自身的“基础存在论”，那么布洛赫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自身的未来希望哲学中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布洛赫全盘接受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但他始终处于两者之间的紧张对峙之中。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唯心的、思辨的、封闭的、完美主义的理想哲学，马克思哲学则是实践的、物质的、实验的、发展的哲学；黑格尔追求人类社会中某种抽象而绝对的东西，马克思则追求人类社会中某种具体而现实的东西；黑格尔借助于思辨探求业已完成的、绝对的事物，马克思则借助于劳动探求社会经济关系中未完成的事物和生成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简言之，黑格尔哲学是一种指向过去或现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布洛赫哲学既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综合，更是两者的超越。

布洛赫既接受了黑格尔的动态辩证法概念，又接受了马克思的未来哲学概念，同时把犹太教的神秘主义要素、音乐哲学要素融入人的理想图像中，从而奠定了一种自然的人类哲学和人类的自然哲学，亦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哲学。

在谈到布洛赫哲学对当代精神世界的影响时，I·费切尔写道：“这属于布洛赫效应史的悖论，他今天对神学的影响比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sup>①</sup>这话不错。当代一大批神学家，如J·莫尔特曼<sup>②</sup>、W·D·马尔施(Marsch)、W·潘伦贝格、P·许茨(Schütz)等人都曾强有力地介入布洛赫哲学，同布洛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这一现象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在布洛赫本人那里，弥赛亚思想、基督教默示思想

<sup>①</sup> 参见I·费切尔：“伟大的独往独来者”，载于M·瓦尔泽等著：《关于恩斯特·布洛赫》，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8年，第107页以下。

<sup>②</sup> 参见J·莫尔特曼：《希望神学》，慕尼黑，1964年。

与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是辩证地固结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布洛赫又是基督教的持异论者、无神论的持异论者,主张一种基督教之内的无神论,强调惟有在基督教的持异论者中,才能够发现基督教的真谛。

布洛赫的末世论的宗教哲学表明一种矛盾真理,即否定性的创造性。人并非终结于人,神并非终结于神,矛盾不是终结于矛盾,否定也不是终结于否定。相反,否定意味着真理。人和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持续发展的可能存在,即趋势-潜势之中的实验性的存在。因此,人不能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人不能丧失自我,丧失本真存在,否则,人不啻行尸走肉。

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对神学的意义在于,它以辩证否定方法描绘了人的未来,揭示了建设一种尚未形成的本真宗教和社会的可能性。“神”不在天上,不在彼岸,而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中,所谓“神的启示”是通过人类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实现的。在此,希望哲学预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承诺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人类社会和新生活的理想之乡。这个新的理想之乡,不是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不是空中楼阁和画饼充饥,而是意味着永恒理想的具体实践。

但是,在布洛赫看来,迄今为止,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压根就没有开始,甚至人类历史还处于某种前历史阶段。至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对本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肆意曲解和否定,与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故充其量是一种腐败堕落的社会主义。这样,在布洛赫那里,对人的本质的追问就合乎逻辑地转变为对乌托邦问题的追问。

### 三、《希望的原理》

#### 1. 尚未的存在

《希望的原理》撰写于作者美国流亡时期(1938—1947),本书第1卷、第2卷于1954年由东德建设出版社出版,1959年西德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完整出版了3卷本《希望的原理》。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走向何方？我们期待什么，什么东西在迎接我们？”布洛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希望的原理》。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最初萌发于《乌托邦的精神》(1915—1917)<sup>①</sup>一书，从形式上看，正如M·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1913)一样，这部著作也是20世纪初的一部表现主义代表作，但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却从存在哲学和历史哲学角度探讨了辽阔而陌生的世界，内容的范例如音乐问题、自我相遇问题、社会问题和元社会问题(死亡与启示录)等。

此书第一段开宗明义，提出了自我存在和我们存在的问题：“现在，这就够了。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生命就在我们手中。生命本身早就空空如也。这种生命毫无意义，不过是行尸走肉……因此，我们需要形成共同体，借助于此，我们才能找到实践的正当性，找到生命的正当性，团结一致，拥有时间。我们专注于此，割断虚幻之路，寻求并呼唤尚未存在的东西，把房屋建在蓝天里，建在我们自身的心坎里，在纯粹事实消逝的地方，我们探求真理。”<sup>②</sup>简言之，“新生活开始了。”

尽管这部著作的主题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反思，但重要的是，它用预言者的一种语言明确无误地传达了弥赛亚的信息。在此，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希腊的尺度和埃及的几何学，前者系小生命(Kleines Leben)，后者系死亡的结晶。在此，马克思和《约翰启示录》构成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图像和弥赛亚主义图像，从而普遍的人的自我相遇与“末世论”的全体趋于一致，基督教、犹太教和社会主义浑然天成，融为一体。特别是，在此所谓“旧罐子”并非空洞无物，而是蕴含形而上学的内容。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对此必须从可能的终结上加以理解，而每一个个体恰恰在这个整体中揭示可能的终结。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最充分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① E·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4年。

② E·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1923)，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4年，第11—13页。

但是,在布洛赫那里,历史植根于人和自然,而人和自然是一切历史的基础。因此,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唯物主义问题》(1936—1937)<sup>①</sup>一书中他的存在论的唯物论。一方面,这部著作阐明了自前苏格拉底到现代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哲学——启蒙主义哲学——德国唯心论哲学——现代哲学和现象学)的全部物质概念的历史及其意义;另一方面,这部著作阐明了古往今来物质自身的普遍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这部著作不是探讨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而是探讨从古希腊哲学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乃至现代物理学的关于物质界说的思辨讨论。

另一方面,此书展开了存在与意识、先验性问题以及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崭新的“物质地平线”(Horizont der Materie)概念。物质乃是基质、母腹(Schoss),作为“可能性中的存在”,物质总是像地平线一样远远地拥抱着我们。物质是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存在,作为尚未完成的“隐德莱希”(Entelechie),物质停留在两个世界序列中:人类历史与宇宙自然。因此,物质不是固结于经验的、素朴的静态唯物论状态之中,而是在思辨的、过程的、动态的唯物论中向前形成其映像。<sup>②</sup>于是,布洛赫终于在“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这一趋势中找到了物质的最终目标及其可能成就。

早在少年时代的著作《关于力及其本质》中,布洛赫就已经把物质称作无穷无尽的“母腹”,从中孕育和形成了一切形态,显现了一切现实。在此,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概念,把物质标识为一种“动态存在”(Das Dynamei on),这一物质母胎是包罗万象、无穷无尽的质的自然,而这种自然恰恰是一切可能历史的基础,正是在自然这一基础上才能够形成有意识的人类劳动。因此,人不是远离自然的无意识存在,而是自然自身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布洛赫既是黑格尔主义者,又是亚里士多德

① E·布洛赫:《唯物主义问题,它的历史与实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72年。

② 参见梦海:“乌托邦-物质之弓”,载于《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的推崇者,更是谢林同一哲学和恩格斯自然哲学的追随者。按照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观点,人作为可能目的,即作为类,是自然辩证法的产物,人被赋予了今后有待完成的使命,而在自然中又正好具备了借以完成这一使命的机遇。

因此,布洛赫全盘接受了恩格斯唯物论的基本命题:“用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但他同时把这个世界理解为“历史地运动的世界”,亦即“不断向高水平的组织提升的世界”。因为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呈现出“一种连续的非连续性,一种辩证的非连续的连续性:从机械的、化学的、有机的运动上升到经济-历史运动”。迄今劳动者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这是量变到质变这一辩证发展法则的范例。<sup>①</sup> 所以,布洛赫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总体唯物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体系。在他那里,这个哲学体系便是《希望的原理》——“更美好生活的梦”。《希望的原理》撰写于美国流亡期间(1938—1947)。在美国,布洛赫曾打算以“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为题发表此书,但在这片“乌托邦坟茔”的国度上,他终究未能如愿以偿。此书第一、二卷首先由东德建设出版社出版,1959年西德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祖尔坎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全书,同年东德建设出版社出版了第三卷。布洛赫把这部书题词献给了他的儿子,但他把这部著作的完成首先归功于妻子卡萝拉。布洛赫毕生对卡萝拉充满了感激和爱慕之情,亲切地称她为“道德-政治上的战友”。对他来说,卡萝拉意味着“爱、协助和友谊”,意味着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确,在漫长而孤立的流亡生活期间,假如没有妻子的友谊和关怀,他就决不能度过难关,决不会完成这部宏伟的、内容丰富的著作。1934年他们在维也纳结婚,1938年两人带着儿子扬(Jan)逃往美国。

但是,在此书中,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不同,布洛赫并未凝神专注于存在中业已形成的现象或永恒既定的现象。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确定的,而是发展的,甚至历史期待着某种动因性的契机,包含

---

<sup>①</sup> 参见梦海:“能生的自然和自然主体”,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5期。